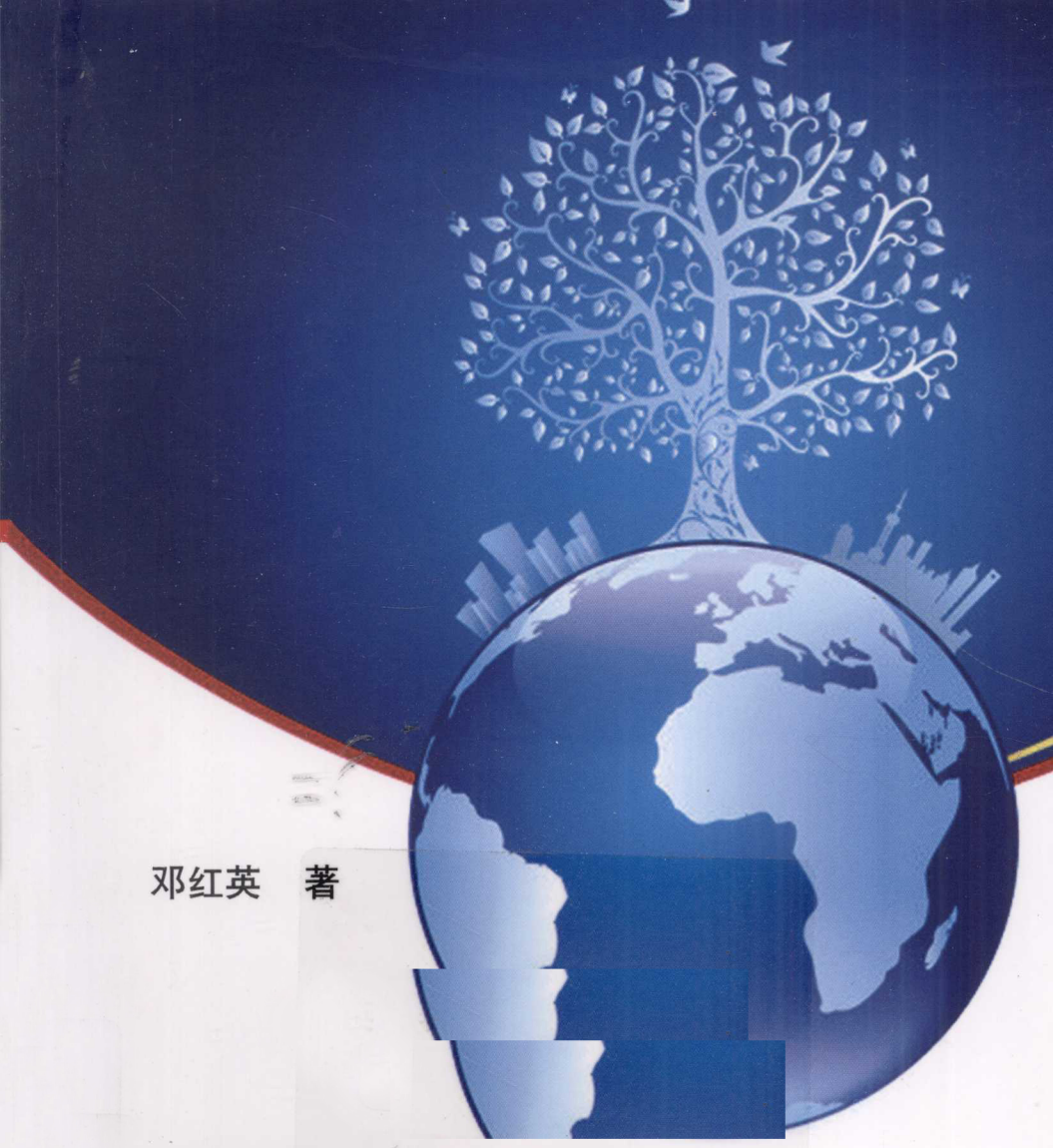

邓红英 著

困境与出路
——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困境与出路
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境与出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 邓红英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16-06637-2

Ⅰ.①困… Ⅱ.①邓… Ⅲ.中东问题—研究 Ⅳ.
①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3838 号

困境与出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邓红英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版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6637-2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125
插页:3
印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001 引言

008 **第一章 伊朗核危机与中东核扩散问题**
009 第一节 伊朗核危机的由来与发展
020 第二节 伊朗核危机的出路
042 第三节 伊朗核危机背景下的中东安全问题

051 **第二章 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与中东和平前景**
051 第一节 举步维艰的巴勒斯坦建国历程
062 第二节 内部分裂与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068 第三节 巴勒斯坦建国面临的困难
078 第四节 奥巴马政府的两国方案及其问题
086 第五节 巴勒斯坦建国与中东和平的前景

097 **第三章 美军撤离后的伊拉克与中东地区安全**
099 第一节 伊拉克派别斗争及其和解问题
110 第二节 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及其走向
116 第三节 伊拉克的安全重建问题

123 第四节 外国争夺背景下的伊拉克及中东安全
133 第五节 伊拉克安全的前景展望

135 **第四章 土耳其外交转型与中东安全**
136 第一节 土耳其亲西方外交战略及其代价
141 第二节 冷战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调整
149 第三节 关于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争论
155 第四节 新时期土耳其加快走向东方的动因
165 第五节 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制约因素
173 第六节 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与中东安全

177 **第五章 阿富汗问题及美国反恐战争的前景**
177 第一节 美国政府的阿富汗战略及其调整
182 第二节 阿富汗战后重建及其困境
200 第三节 美国反恐军事行动及其困境
205 第四节 阿富汗国内和解及其障碍
216 第五节 美巴反恐合作的困境与前景
228 第六节 奥巴马阿富汗反恐战略的前景

233 **总结与思考:中东安全困境的根源与出路**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7 **后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　言

“中东”一词是来源于欧洲的非正式地理术语。在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时，欧洲人开始以欧洲为中心按距离远近把东方各地分别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中东”最初仅指当时的波斯国家和波斯湾地区，后来扩大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巴尔干半岛以及北非等区域。目前对中东的地区范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存在17国、18国、24国、32国等等说法。本书采用广义的“中东”概念，也就是中东地区包括阿富汗、伊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也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塞浦路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毛里塔尼亚等24国。

中东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众多的战争和冲突也使中东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焦点和热点。中东一直是大国竞逐权力的角力场，在强盛时期，中东的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土耳其人等伟大民族曾经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在衰弱时期中东各民族也曾长期遭受古罗马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以及美国人的殖民统治和政治控制，大国之间的争夺和控制导致中东局势难以安定下来。在中东地区内部，各国之间的历史积怨深厚、现

实差异明显、利益纠纷复杂，这也导致了众多的地区矛盾和冲突。据统计，在二战后的短短五十多年时间里，中东地区爆发了70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频繁的战争与冲突不仅导致中东地区动荡不安，也影响到世界和平。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局势趋于缓和，中东地区却是冲突依旧，甚至在新世纪里出现多个热点同时并存、同时爆发的新局面，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也门、塞浦路斯、利比亚、苏丹、索马里等等广大中东国家形势极不稳定，不同的冲突与危机正在把大部分中东国家卷入其中。

旧的安全问题尚未解决，新的安全问题不断产生，中东地区陷入严重的安全困境。在历史上，“安全困境”现象早已有之，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茨最早提出和阐释“安全困境”的概念。[①]约翰·赫茨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由于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惧怕，安全成为首要目标。为了获得安全，各国竭力增加军费，力图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以改善自身安全状况。但是，由于军备竞赛是互动的、无休止的，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因此使得绝对的安全变得不可能，各国陷入了一种无从解脱的困境之中。[②]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安全困境的概念的界定越来越多，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总结认为，安全困境可以分为对别国安全的损害、对所有各方安全的损害、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缺乏合适的政策等四种。[③]柯林斯还认为，传统安全困境有三个显著特征：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自我

①Robert Lieber, No Commone Powe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p.6.

②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 Press, 1959, p.231.

③尹树强：《“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58页。

挫败或矛盾的政策。[①]至于"安全困境"的成因，主要存在人性恶论、无政府状态论和信任与了解不足论三种解释模式。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对于"安全困境"概念以及成因的解释存在纰漏，应该将安全困境明确细分为"状态化安全困境"和"心态化安全困境"，三大成因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安全困境"的形成，应该将"安全困境"归结为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与追求以及在推行国家战略目标上所出现的冲突。[②]

近代以来，大国扩张及其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使中东地区出现安全困境。随着近代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欧洲大国觊觎和欺凌的对象，俄罗斯不断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以获得南方出海口，奥匈帝国在欧洲争霸斗争中失利后将扩张矛头指向土耳其，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也争先恐后地插手土耳其事务。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部，南斯拉夫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人的独立意识抬头，不断进行反苏丹、要独立的斗争，苏丹政府则试图镇压境内反抗运动并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激烈的争夺和斗争导致东方危机不断出现，并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战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南斯拉夫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人纷纷独立建国。但是，在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之下，阿拉伯人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西方殖民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按照自身利益随意划分国家版图和边界，给中东地区留下严重隐患，如边界争端、阿以冲突、库尔德统一运动等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矛盾与纷争导致中东至今是一个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政治认同极不成熟且相互冲突的地区。二战后，美苏先是联手将英国势

①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inburgh: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

②范明英、孙增超：《"安全困境"概念、成因及其实践超越》，《长白学刊》，2006年第3期，第37页。

力排挤出中东地区，随后两国在中东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大部分中东国家被卷入美苏两大对立阵营，并不断使用武力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矛盾和分歧，如英法以联合打击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阿以冲突引发了五次中东战争，领土争端和地缘争夺导致两伊战争，美苏还以阿富汗为战场进行了激烈的对抗战。

冷战后，中东的安全困境依然存在。中东国家在独立后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中东地区存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世俗国家与神权国家、共和制国家与君主制国家等各种政治类型的国家。中东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既有沙特、科威特等石油富国，也有阿富汗、也门、苏丹、索马里等深陷战乱和极端贫困的国家。在中东既有领土、边界、水资源、教派和民族矛盾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地区格局变动带来的新热点问题。在国家众多、历史积怨较深、现实差异和矛盾明显、大国插手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中东地区动荡不安，旧的问题长期存留并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新的安全问题与冲突不断涌现，形成新的安全困境。除了领土争端、边界冲突、国家分裂与统一、核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外，中东地区也存在能源资源、生态环境、恐怖主义活动、跨国犯罪和贩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宗教矛盾引发的传统安全问题为例，中东三大宗教之间矛盾尖锐，各宗教内部也存在严重的教派分歧和冲突，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是阿以争端的重要内容，什叶派和逊尼派冲突导致了两伊战争以及伊拉克内战，伊斯兰极端势力与温和派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相互争斗不休。战争给中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中东战争导致了大约三万以色列人和十余万阿拉伯人的伤亡，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战争还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经济损失严重，沉重的军费开支一直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巴以双方长期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以水资

源争夺导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例，中东地区严重缺水，水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0.4%，该地区有两河水系、尼罗河水系和约旦河水系等三大主要水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土耳其东部山地，流经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四国，在水资源的分配方面四国矛盾重重，20世纪90年代因水资源纠纷土耳其还与叙利亚和伊朗一度濒临战争边缘。尼罗河流经9个国家，有关国家也是激烈争夺水资源，其中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约旦河是巴勒斯坦地区惟一的水源，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同以色列为水源利用问题争斗不休，这也成为巴以和谈的主要难题之一。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格局再次发生变化，新的安全困境出现。

第一，伊朗核危机及中东核扩散危险出现。2002年以来，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伊朗加快发展核能力，引起了将伊朗视为安全威胁的美以两国的不安和反对，两国企图通过制裁和军事威慑手段迫使伊朗停止或放弃核计划，要求将伊朗完全停止铀浓缩活动作为和谈前提，但没有美国的安全许诺伊朗不愿作出让步。伊朗核困境是中东安全困境的主要内容，并有可能导致中东出现新的安全困境。一方面，以色列为了维护核垄断地位竭力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美以不断威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使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威胁，美以轰炸伊朗核设施将引发中东核生态灾难；另一方面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也反对伊朗破坏中东力量格局，在国际社会阻止伊朗核计划没有实际进展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纷纷提出核发展计划，中东核扩散存在失控的危险。

第二，巴以谈判及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1947年，美苏主导的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建国方案，但这不仅没有解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纷争，还成为阿以、巴以冲突的起点，也成为美阿关系的转折点。直到今天，巴勒斯坦国家地

位以及巴以关系没有形成最终解决方案，这导致巴以冲突不断，制约了中东国际关系，还引发了极端主义行动，可以说是众多中东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美以通过准军事同盟来维护各自在中东的利益，但排他性的双边同盟覆盖的区域不全，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疑忌和抵制，引起了许多对抗性和制衡性的行动，如阿拉伯国家建立阿拉伯联盟组织以及伊朗积极发展核能力，而螺旋式的对抗导致中东安全局势走向恶性循环。

第三，伊拉克国内动荡及其外溢。以萨达姆政权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2003 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军事冒险的结果是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并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入侵也极大地损害了伊拉克和中东的安全。战争结束 7 年后，伊拉克重建依然困难重重，社会动荡不安，正常秩序难以确立，美军占领下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贫困加剧了伊拉克人对美国的敌视和反抗，并招来了“基地”组织。在美军的扶持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开始在伊拉克当政，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伊拉克甚至是在中东地区的矛盾与斗争加剧，伊拉克一度陷入内战。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高度自治刺激和鼓励了土耳其、伊朗以及叙利亚等国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伊拉克国内动荡影响了周边国家的安全。为了维护自身稳定，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实行了先发制人的越境打击，危害了伊拉克主权，导致两国矛盾上升。在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局势发展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国外势力在内的各方力量对伊拉克的争夺将会加剧。一旦伊拉克失去美军或北约军队的保护与威慑，以种族、宗教教派和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内部分裂可能会导致伊拉克再次陷入内战和分裂，这还会加剧周边国家乃至中东地区的动荡与混乱。

第四，土耳其外交转型及其对中东格局的影响。近代以来土耳其实行了比较成功的西化改革，并采取了“脱亚入欧”的亲西方外交战略。冷战后，随着国内外环境发生改变，土耳其调整向西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边倒的政策，日益注重发展与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走向东方的步伐加快。但在与东方国家关系不断改善的同时，土耳其与西方传统盟友的关系却是纠纷不断，土以关系还急剧恶化。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将会改变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并使中东安全局势复杂化。

第五，阿富汗战争前景堪忧。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三个月就推翻了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但本·拉登和奥马尔等主要领导人溃逃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普什图部落地区，以当地复杂的地形和独特的民族、宗教以及文化作为屏障，继续抵抗美国。由于对在崇山峻岭中的抓捕行动失去耐心，同时也被胜利冲昏头脑，2003 年小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只留下小股兵力驻守阿富汗。出乎美国意料的是，2005 年以来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阿富汗局势再次恶化，2009 年奥巴马政府调整反恐战略，将反恐重心从伊拉克东移到阿富汗，并采取综合性措施，企图取得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然而，阿富汗问题积重难返，奥巴马反恐战争在短期内难见成效。如果美军按照计划在 2011 年 7 月开始撤离，塔利班再次获得政权以及基地组织继续威胁美国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只要美军停留在阿富汗，就会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直接打击对象。美国难以取得反恐战争的完全胜利，反美势力也始终面临着占有实力优势的美军的强大压力，反恐势力与恐怖主义势力之间的对抗难以终结。

目前，中东地区国家主要是着重解决迫在眉睫的安全困境，在非传统安全困境方面着力不够，历时久远的结构性困境则难以从根本上触动。为了摆脱安全困境，中东需要新的安全文化，需要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共同致力于培育地区认同感，构建新型安全关系，建立中东多边安全机制，并最终形成地区安全共同体。

第一章　伊朗核危机与中东核扩散问题

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解决伊朗核问题，2010 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趋于强硬。在经济上，美国提出更为严格的制裁政策，国务卿希拉里在各国穿梭，寻求对伊朗进一步经济制裁的支持，并在 6 月获得成功，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在军事方面，美以加强了军事准备，以色列大张旗鼓地在国内分发防毒面具，美国在伊朗周围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公开表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一直存在，并仍旧是摆在桌面上的选择之一。针对马伦的言论，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对“美国打击伊朗是否合理”进行了民意调查，所得结果显示，9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必须付诸一切努力保护自己以及盟国免受伊朗攻击，只有 5%的网民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开支过大，不应该发起伊朗战争，2%的网民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①]鉴于美国第一次明确对伊朗进行武力恫吓并在国内获得广泛民意支持，国际社会再次担忧伊朗战争爆发。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也是石油大国，伊朗战争一旦开打，对中东安全乃至世界局势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① “福克斯公布民调数据：92%美国人支持攻打伊朗”，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0_08/03/1876170_0.shtml.

第一节 伊朗核危机的由来与发展

新世纪以来，国际核扩散形势日益严峻，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核试验后宣布为有核国家，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成为国际尽知的事实，美国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出台将中国、俄罗斯甚至是无核国家列为打击对象的核战略，朝鲜和伊朗涉嫌秘密研制核武器，等等。从国家角度来看，核武器能够带来种种好处，如可以弥补常规武器的落后和不足，也可以对强大的敌人构成威慑，从而保障自身安全，还可以提升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这使得一些国家一直存在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但是，核扩散将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目前，核不扩散机制的缺陷制约了反核扩散斗争，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企图获得核武器的国家缺乏强制约束力，负责核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存在监督体制权威性不足和检查范围及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使反核扩散的斗争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成员日益走向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但中东安全境况并没有改善，在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以及伊朗试图拥有核武器后，中东地区还存在核扩散甚至是核战争之虞。近年来，以美伊为首的有关国家在伊朗核开发和研究方面的纷争，成为中东乃至全球的重大热点问题。

一、伊朗核危机的出现

1.伊朗的核开发计划

伊朗的核开发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获得欧美等国

① 李英、王棣：《制约核扩散的国际法机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33～34页。

在核技术研究和核能开放方面的大量援助。最初，美国积极支持伊朗的核技术研究，1957 年，伊朗与美国签署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美国答应为伊朗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和一定量的浓缩铀，双方同意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在美国的帮助下，1959 年伊朗德黑兰大学建立了核研究中心，伊朗的核能研究逐渐开展。1967 年，美国为伊朗提供了 51545 千克的浓缩铀、112 克钚以及 5 兆瓦的池式反应堆。伊朗还将几百名学生派往西欧和美国的大学学习核专业知识，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也到国外接受培训。伊朗的核能开发也是在欧美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依照伊朗和法、德两国达成的协议，德国克拉夫特威克联合公司在布什尔为伊朗建造两个发电量为 1200 兆瓦的反应堆，法国的法马通公司在阿巴斯港为伊朗建造两个发电量为 900 兆瓦的反应堆，法国和德国还同意给伊朗提供这些反应堆在开始阶段和未来 10 年所需的浓缩铀。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布什尔的第一座反应堆完成了 75% ~ 85%，第二座完成了 45% ~ 70%，并且 90%的零部件已经运达。

然而，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欧美关系恶化，伊朗的核开发计划也受到影响。伊朗无法从西方进口核材料，也不能获得西方核技术援助，核设施建设一度停止，伊朗核开发计划陷入停顿。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还遭到伊拉克的 4 次飞机轰炸，核基础设施备遭受严重破坏。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伊朗再次积极支持发展核能力。最初，伊朗试图让德法两国的有关公司继续完成计划中的核电站建设，但未能成功，遂转向与巴基斯坦、阿根廷、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印度和苏联等国开展核合作，并取得成功。1985 年，伊朗与阿根廷签署了一项核合作协议，阿同意为伊朗提供浓度为 20%的浓缩铀，并在 1987 年开始实施。1992 年，俄罗斯和伊朗签署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俄罗斯同意向伊朗提供两座

440兆瓦的核电反应堆。1993年伊朗再次与俄罗斯签署核合作协议,两国同意在核能、核反应堆等方面进行基础研究与应用方面的合作。1995年1月,伊朗同俄罗斯签订了一项新合同,俄罗斯许诺在2001年前帮助伊朗建造布什尔核电站1号机组,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俄罗斯要求将布什尔反应堆用过的燃料全部运回俄罗斯。伊朗的核合作计划一直遭到美国的激烈反对,1992年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阿根廷被迫取消了与伊朗达成的核燃料工厂出售合同。由于西方的抵制与压制,伊朗日益注重进行独立研发工作,除了派出大量学生与专家到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阿根廷等国接受与核开发技术相关的学习与培训之外,伊朗国内大学也开始培养自己的核技术人才。此外,伊朗还采取措施吸引居住在国外的伊朗科学家回国。

2.伊朗核问题的出现

伊朗发展核能力成为问题是美伊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美伊关系十分友好,美国是伊朗核开发的主要援助国。然而,在1979年美伊关系恶化后,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包括核开发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十分担心并极力阻止伊朗从事核武器研制和利用激光技术与离心机生产浓缩铀。在伊朗再度积极发展核能力后,美国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伊朗核问题出现。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主要是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阻止伊朗开展核计划。为了阻止伊朗进口核设备、核技术以及核原料,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伊拉克武器不扩散法案,禁止向这两个国家出口核设备与技术。美国更担心伊朗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为了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1995年,美国还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停止包括石油交易在内的全部美伊贸易。2000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升级,国会授权制裁所有与伊朗进行生物、化学和核武器合作的实体。除了进行单方

面的制裁，美国还要求盟友也采取同样的制裁措施。通过各种措施，美国迫使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终止与伊朗的核交易。由于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核合作受到严重干扰，布什尔核电站建设项目不断被推迟。

3.一波三折的伊朗核危机

在国际关系中，危机是国家之间关系走向战争或和平的分水岭，伊朗核开发演变为一场危机与伊朗涉嫌研制核武器有关。伊朗核危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次伊朗核危机

2002 年 8 月，伊朗反对派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 (NCRI)向《纽约时报》揭露，伊朗正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同年 12 月，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ISIS)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伊朗正在秘密建造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商用卫星图像，印证了有关伊朗秘密核计划的说法。伊朗秘密核计划曝光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伊朗核危机由此出现。

在秘密核计划被揭露后，伊朗强调本国享有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权利，公开宣布核开发计划。2003 年 2 月 9 日，时任伊朗总统的 M·哈塔米称，伊朗将开始开采亚兹德铀矿，并正在建造两座核设施，以将开采出来的铀制造成核电站所需的燃料。并且，伊朗还在开发一系列核设施，以便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为核发电计划服务。与此同时，伊朗也竭力否认研制核武器意图，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巴拉迪访问伊朗，对美国政府指责的两个所谓“可疑核设施”进行核查。2003 年 6 月 19 日，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发表了理事会主席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总结性声明”，对伊朗过去多次未能按照保障监督协定的要求报告核材料、设施和活动表示关注，敦促伊朗立即纠正报告中确认的所有事件，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呼吁伊朗立即无条件签署并执行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